

# 文韵周刊

## 52岁开始写作,三度摘得中国寓言文学最高奖——

# 张一成:心里藏着一片“童话森林”



张一成:儿童文学作家,代表作有《掉在星星上的星星》《沙丁鱼巴新》《从不老虎的缝叶莺》等。

潭”。寓言写了几年,觉得写不出新东西了,就转写童话。正好在网上看到一则征稿启事,有位作家打算编一本《科学童话》。写科学知识算是我的强项,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试写科学童话,就接了。

记者:这次转型还顺利吗?  
张一成:那真是一波三折。一开始连写了好几篇,都没有得到认可。好不容易找到怎么写的门道,征稿结束了。正沮丧着,没想到组稿人换了家出版社,还说可以“搞大点”。我又埋头写了小半年,一共录用了43篇,写完时脑子像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毛巾一样,一点水分都没有。但心里是美滋滋的,就像一个小老板碰上大订单。

没想到左等右等,又说没出版了,真是哭笑不得。打开电脑看见一大堆文档就烦,真想一删了之。后来冷静下来想想,竹篮打水,问题不在水呀!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,写写停停,修修改改,又磨出了30篇,组成了童话故事集《沙丁鱼巴新》。它是我写的第一本童话故事集,但按出版时间算是第三本了,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。

记者:很多读者评价您的童话里知识很丰富,您平时是怎么积累的?

张一成:这跟我的阅读习惯有关。我特别喜欢看书,尤其是小说和知识性读物。小时候喜欢上一套《自然科学小丛书》,最便宜的9分钱一本,我攒了快一年的零花钱买齐了一套。工作不久,当时的县图书馆在我们单位边上摆了个借书摊,我隔一两天就去借一本。后来单位派我去浙江大学进修两年,我也常泡学校图书馆。我看书很快,浏览为主,但知识面就打开了。我还喜欢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,想象力很丰富。

记者:您是怎么学会把知识转化成故事的?

张一成:这可能也跟我童年经历有关。那时晚上吃完饭,大人会聚在一起聊天、讲故事。尤其是我外婆,给我讲了很多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。我听完又会去给同学添油加醋讲一遍。现在想想,那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


张一成的童话作品《老虎王子与精明公主》。



张一成的童话故事集《沙丁鱼巴新》。受访者供图

记者:52岁开始写作,年龄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?

张一成:我自己总结过,第一是科技进步,人的平均寿命变长了,50岁还是“小青年”,还有精力做自己喜欢的事;第二是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,活到老学到老,现在还每天上网学新知识,觉得自己创作能力、知识积累相比几天前有进步,就很高兴;第三是生活阅历更丰富,心态也更平和,不用靠写作养家糊口,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和标准来写。

### 我的寓言没有“尾巴”

记者:您觉得怎样才算好的儿童文学作品?

张一成:儿童文学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要强,不能像大人说话一样,更不能讲大道理,要用孩子能接受的比喻等方式来表达。尽量不用生僻字,但也不能全是大白话,要有文学性。写作中我会反复朗读、推敲,确保朗朗上口。这里面还要注意分级阅读的问题。

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不一样,一年级和六年级孩子的阅读需求完全不同。我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。

记者:那您如何平衡作品的专业性和趣味性?

张一成:我一般先写故事,吸引读者,在后面加个链接,介绍相关的专业知识。这样孩子既能看故事,又能学知识。

每个知识点我会反复核对,确保准确无误。我写过一篇《竹子上学》的童话,讲竹子一开始去“大树班”和“小草班”上学都被拒绝了。起因就是发现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误认为竹子是树,但竹子是禾本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。为了搞清楚禾本科到底是怎么回事,竹子是怎么生长的,我用了一两周时间查了很多资料,等完全理解透了,才动笔写。

记者:读者反馈您书

中角色的名字也都很有意思。

张一成:相比成人文学,角色名字对儿童文学尤为重要。取名时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,看他们能不能接受、喜不喜欢。比如《老虎王子与精明公主》里的老虎王子,他父亲说不要求他做甲等、乙等,只要能做到丙等就可以了,所以给他取名叫“波丙丙”。这个名字还得到了教育专家的认可。

记者:写寓言的经历,对您写童话有什么帮助?

张一成:寓言更侧重讲道理,童话更侧重趣味性,对哲理性的要求没那么高。我一开始写的寓言就偏向故事性,更接近童话,所以后来转型还算容易。我小时候经常看《伊索寓言》和《安徒生童话》,它们给了我童话写作的基础。但我不喜欢《伊索寓言》总要加一个哲理“尾巴”。我写的寓言都没有“尾巴”,更强调故事性。

另外,我现在主要写长篇,因为长篇的容量更大,能容纳更多的想法和故事。但我觉得写作应该从短篇起步,先掌握构思和遣词造句的能力,再写长篇,不然很容易失败。

### 儿童文学的未来是多元化

记者:您最近有新作品吗?

张一成:有一部长篇童话《亮金羽与



### ■ 本报记者 张亦盈

当60后的陈年福埋头20余载,一个字一个字“画”出《甲骨文词典》时,他很欣慰,这门“冷门绝学”正以另一种方式火起来——他的学生、95后的李莹,用短视频将3000多年前的文字讲给了上百万人听。

不久前,陈年福历时20余年编纂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《甲骨文词典》正式发布,这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收录甲骨文字语的专科词典。

如果说陈年福是甲骨文的“翻译官”,李莹则是将它们“说给更多人听”。2023年起,她通过短视频平台,科普甲骨文及汉字演变知识。在抖音上,她名为“李右溪”的账号粉丝量达127万,累计获赞1200余万次。

从书房到屏幕,从考释到科普,在两代人的接力下,甲骨文正悄然“活”起来。

### 搭建甲骨文数据库

陈年福有些“社恐”,他习惯性双手握拳放在腿上,背部微微屈起,采访时,他的神情有些局促。但一谈起甲骨文,他像是变了个人,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个字的“前世今生”,眼神中闪着自信的光。

交谈中,他没有大谈学术价值,而是向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感极强的场景——

3000多年前的殷墟河边,几名工匠正挥动木槌,将木桩砸入泥土,发出“嘭嘭”“咚咚”的声响。不远处,一位刚完成占卜的贞人(商代神职人员),捡起一片甲骨,信手刻下四个字。那是对眼前劳动场景的“速写”:一只手握紧木桩在砸,木屑飞扬,旁边标注着两种声音——一个低沉,一个高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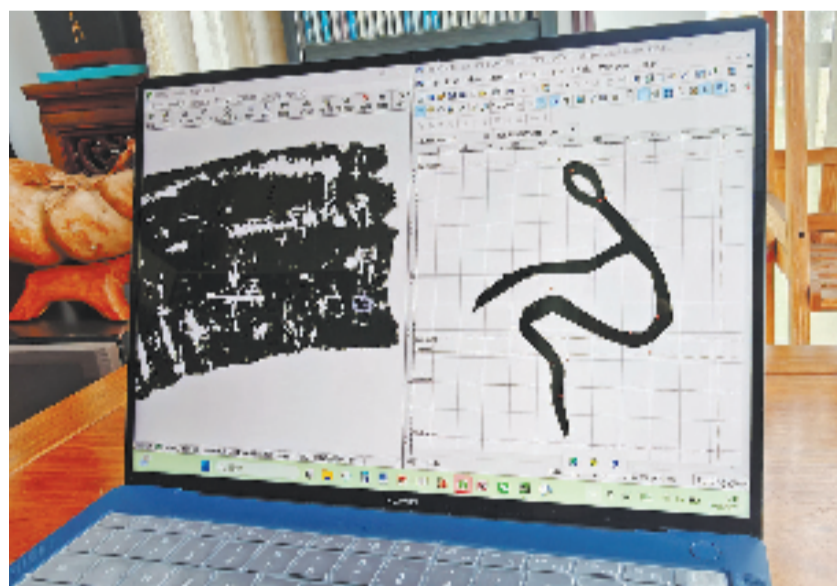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迄今为止,甲骨文中发现的极少数的“随手记”,就像我们今天的朋友圈,有感而发。

为了读懂这行“朋友圈”,陈年福耗时多年,在一次次自我推翻中,最终确认这四个字形是“杙(chéng)椿(zhūn)鬻(yuàn)彭(péng)”,其中“打椿”是敲击木桩的意思,“鬻彭”是打桩的拟声词。这个发现,就被记载在《甲骨文字典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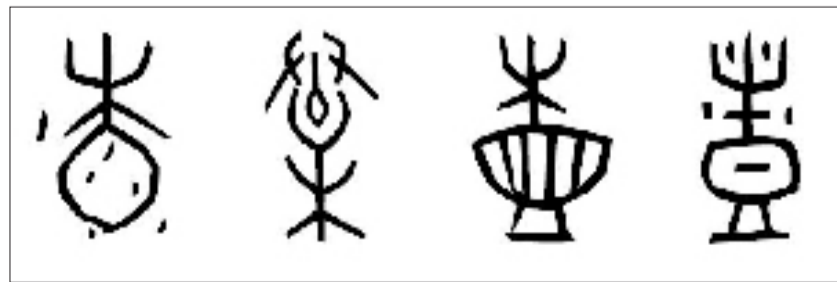
陈年福投入毕生精力研究的甲骨文,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,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,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。目前,已发现的甲骨约有16万片,单字数量约4000个,其中被成功考释的不到一半。汉字从甲骨文至今,是世界上唯一没有

### 藏在字形中的浪漫

甲骨文的独特魅力,不仅让60后的



陈年福在电脑中建立了甲骨文字体库。



“打椿鬻彭”的甲骨文字形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

陈年福着迷,也吸引着95后的李莹。最初将甲骨文作为研究方向时,李莹还有些懵懂,只是单纯出于对古文字的热衷。

现实给她浇了盆冷水。研一入门,陈年福将《卜辞通纂》交给她,让她学习入门知识。“最开始的时候,每天都泡在

图书馆里读这本书,看一页要花一个下午。”李莹说。那时候,看着身边的同学纷纷有了研究课题,而自己却要从零开始,她有些后悔选了个专业。

但甲骨文有一种魔力,它会让人慢慢着迷。她渐渐沉醉在那些藏在字形中的浪

漫。她最喜欢“暮”字。甲骨文中,最常见的写法为四边是小草,中间一个太阳,表示“太阳从草丛间落下”,画面感十足。后来,她发现还有几种异体:太阳从树林间落下,从禾苗间落下……甚至有一个字形,太阳从树林间落下,旁边还有几只鸟。“你会一下子想到那个画面,太阳下山了,万鸟归林。”李莹说,3000多年前的一个黄昏,就凝结在一个字里,太浪漫了。

研究生毕业后,李莹并未从事与甲骨文相关的工作。她辗转换了几份工作,却始终觉得找不到工作的意义。2023年2月,她在抖音发布了一条视频,讲述自己作为甲骨文研究生的经历,也科普了一些学科的基础知识。没想到,这段视频的播放量超百万次。这让她决心专职从事甲骨文科普,希望能推动传统文化“破圈”。

做短视频科普,意味着要将学术语言“转译”成大众喜闻乐见的口语。李莹琢磨如何把知识讲得有趣,吸引年轻一代。有一期视频,她以“闲”字解读古人的造字智慧——繁体“閒”由门与月组成,寓意透过门缝望见月色。想象古人结束一天的忙碌,在门内悠闲地抬头赏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?这个充满画面感的知识点,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兴趣。

她会结合热门影视剧纠错,比如指出电影《封神》中占卜场景的漏洞;也会关联当下话题,解释“为什么商朝没有大年三十”“为什么商朝有13个月”;还会分享简单的数字卦占卜方法。李莹深入浅出,娓娓道来的科普视频,带动起一股甲骨文风潮,逐渐积累了一批粉丝。后台有家长反馈,孩子因为她的视频,爱上了甲骨文和汉语言。她

想,这也正是自己科普甲骨文的意义所在,“甲骨文其实是一把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,因为讲甲骨文就绕不开讲中国文化,这也是对孩子们文化精神的滋养。”

不断“动态对错”的过程

其实早在多年前,陈年福就觉得,甲骨文这么有意思的东西,不该只藏在象牙塔里。他尝试让李莹做公众号,还想用动画的形式科普甲骨文。

从那时起,整整一年,李莹的每篇稿子都先发给陈年福审。他会圈出可能有问题的表述,提醒她“这样解读可能不对”“学界还有另一种观点”。有时候两人意见不同,李莹会将各方观点都呈现出来。

事实上,甲骨文研究本就是一个“动态对错”的过程。学界有个著名的案例:1904年,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仅用两个月时间,写出了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研究专著《契文举例》。然而,罗振玉和王国维对《契文举例》的评价却非常严苛。罗振玉认为《契文举例》“得者十一,而失者十九”(对的仅占十分之一),王国维更直言此书“谬误居十之八九”,认为其“实不可取”。而进入21世纪,以清华大学黄德宽教授等为代表的现代学者,对《契文举例》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重新检核和疏证,得出了不同的结论:在孙诒让考释的338个单字中,正确的有117个,占34.6%。

这是一众学者考释甲骨文的日常。很多时候,陈年福会推翻自己。“每天都可能有变化。”他指着《甲骨文字典》上字表说,“这个表,我是一遍一遍过,十年了,还在变。”

2024年,陈年福的《甲骨文字典》电子版初稿完成,第一时间发给了李莹。后来修订,又更新版本,他把自己手头其他电子资料也一并给了学生——这个严厉了一辈子的老学者,在用最实在的方式,支持学生把火炬接下去。

如今,甲骨文确实“热”了一些。报考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多了,小学也开始开设相关课程。清华大学教授黄天树甚至跟李莹感慨:“现在报考的人太多了。”

李莹也在尝试新方向——做甲骨文动画IP。她希望用更视觉化的方式,让那些不认识字的小朋友,也能一眼看懂。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,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中,正缓缓走进人间烟火中。